

茨威格文集

7

自传卷

高中甫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茨威格和绿蒂·阿尔特曼
1938年



1

- 1 在彼得罗保利斯寓所，茨威格在口授，右为妻子绿蒂。
- 2 茨威格与绿蒂自杀后由警察局拍摄的照片。
- 3 茨威格与绿蒂在奥地利的合葬墓。



2



3

卷首语

这一卷是茨威格的自传：《昨天的世界》，它有一个副标题：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

1940年茨威格开始写他的自传，那时他流亡在英国的巴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欧洲，使业已失去了祖国的茨威格陷入深深的悲观和绝望之中。这一年的5月18日，他在给马克斯·海尔曼-纳依斯的信中写道“当我们失去了像荷兰这样的自由国家（最终也许还有瑞士）时，欧洲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们要陷到何种地步！甚至我这个老悲观主义者对这样的深渊也难以想象得出来。”他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着手写他的自传；在上面援引的一封信里，他就这部自传的写作意图做了这样的披露：“出于绝望我写我生活的历史。我不能集中精神工作。这样我至少要留下一份文献，说明我们相信过什么，我们

为什么而生活过；在今天，一份证词也许比一部艺术作品更重要。没有一个时代的人像我们这一代受到如此的考验，遭到如此的折磨。我们应当把这些告诉给后人，作为警示。”在1941年的9月，他在致另一友人基多·福克斯的信中，在谈及他这部业已完成——《昨天的世界》杀青于1940年的10月——的自传时，对写作的目的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我为古老的奥地利所能做的，首要的是去使一幅图像活起来，让人们知道它曾是什么样子，它对欧洲的文明有什么样的意义。”正因如此，在这部自传中，他主要写的是他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而不是他自己，他提到的和描述的是那些参与塑造这个世界、为这个世界的进程做出过贡献的、而非与他私人生活有关系的人；对通常意义上的自传中的内容，诸如家世、双亲、家庭，他并没有在书中做过多的叙述，对他与他的第一个妻子的相遇、相爱、结婚、分手、离婚，对他与他的第二个妻子的结识、共同工作、共同生活，他很少提到，甚至根本没有触及。从这种意义上，茨威格的这部自传有着比通常意义的自传更多的社会内容和认识上的价值，因为它描绘出的是20世纪头四十年奥地利和欧洲精神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一幅全貌。

茨威格本拟给这部自传标上《我的三种生活》的题目，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希特勒上台的1933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39年做为三种生活的标志，显然这个题目并不符合他写这部自传的构思和意图，也缺少更大的概括力。他还曾考虑过其他一些标题，如《我们，被考验的一代》《一去不复返的年代》《那些日子已经逝去》等，但他在完成了这部自传并把它终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日子时，他意识到了，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这一天标志着造就和教育我们这些60岁

人的时代的彻底结束。”他的全部生活都已成为过去，他所认识的世界已成为昨天，于是他给它冠上了恰如其分的题目：《昨天的世界》，他用这部作品向过去告别。

前 言

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看作那么重要，以致诱使我不得不把我的生平向他人讲述不可。在我鼓起勇气写这本以我为主角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以我为中心的书之前，已经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件、灾难和考验，这远远超过前一代人所经历的。我让自己站在前面，仅仅因为我是位放幻灯时的解说员；时代提供了图景，我不过是对这些加以解释而已，因为这些并非是我个人的经历，而是我们整个一代人的经历——几乎没有任何一代人像我们的命运这样负担如此沉重。我们中间每个人，不论是年纪最小或是最微不足道的，无不在心灵深处被欧洲大地上几乎是无休止的火山般的激荡所震撼过；我很清楚，在千千万万人中间，没有任何人具备像我这样的优越条件：我是奥地利人，犹太人，也是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

平主义者，恰恰站在最激烈地震的地方。地震三次摧毁了我的家园和生存的条件，使我彻底脱离与过去的任何联系，戏剧性的震荡把我抛入一片荒漠，在此境中我清醒地认识到“我不知道要奔向何方”。但是，我并不抱怨，恰恰是背井离乡的人能够获得一种新含义的自由，只有与他人失去任何联系的人，才会无所顾及。因此，我希望，我至少能具备完成一部真正反映时代作品的首要条件：公正和无成见。

由于我脱离原来的根系，甚至脱离了养育根系的土地，——像我这样正直的人在哪个时代都是罕见的。一八八一年我生在一个强大的帝国，即哈布斯堡王朝帝国^①，可是现在的地图上已找不到它：它无声无息地被冲刷掉了。我是在维也纳长大的，它是一座有两千年历史的、多个国家在此建都的城市，在它沦为德国的一个省会之前，我像罪犯似地离开了它。我在这里用母语写的文学作品，被烧成灰烬，但就是在这个国家里，我的书成了上百万人的朋友。因此，我不再属于任何人，到处是陌生人，充其量也不过是朋友；就是我心中选择的故乡欧洲，在同室操戈的第二次自相残杀自相咬碎之后，在我心中已经消失。与我愿望相背，我在理性方面遭到最可怕的失败是编年史上野蛮时代最残暴者胜利的见证人；像我们这一代人过去从没有过，道德从如此的精神高度坠落到如此低下的地步——我这样说，绝非出于高傲，而是饱含着耻辱。从我刚萌发胡须到胡

^①哈布斯堡王朝帝国，欧洲历史上的王朝，统治过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王国、奥地利帝国（1804—1867）、奥匈帝国（1867—1918）及其他一些小国。第一次大战中奥匈帝国崩溃，王朝告终。

须变白这段短短的时间跨度之内，即半个世纪之内所发生的急剧转换和变化，远远超过以往平常十代人所经历的时间内发生的变化。我们中每个人感到：变化有点太大了！居然，我一会儿攀登向上，一会儿节节衰落，我的今天和昨天是多么不同啊！有时我认为，好像我的生活不仅有一种，而是完全不同的许多种。因为在我身边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当我提到“我的生活”时，我情不自禁地问自己：“这是哪一种生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生活，或者是今天的生活？我还不时地感到，当我想到“我的家”时，我并不立刻知道，是在巴思^①的那个家？还是奥地利的萨尔茨堡那个家？或是维也纳的我父母的家？当我说起“在我们这里”时，我不得不惶恐不安地提醒自己；对我的家乡人来说，我早已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像我不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一样。我与他们亦无有机的联系；而在这里，我还没有完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我长大成人的世界和今天的世界，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世界，给我越来越多的感觉，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世界。每当我同年轻的朋友谈话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事情时，我从他们惊异的发问中发现，对我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对他们来说，这些已经成了历史或者是不可思议的事。我潜藏的内心本能认为他们的发问是正确的。因为，在我们的今天，在我们的昨天和前天之间所有的桥梁都被拆除。甚至我在今天也不得不对我们能把如此庞大纷飞的事情压缩在我们这代人短促的时间里而感到惊奇，特别是我把这种生活——诚然充满极度难堪和不安——与祖辈的生活方式相比较时，更是如此。我的父亲，我的祖父，他

^①巴思，英格兰埃文郡的一个城市，茨威格一度居于此地。

们看到过什么？他们一生始终过着单调的生活，一种生活方式自始至终不变，没有飞黄腾达，也不会跌落深渊，没有震动，也没有危险，生活中只有一点点焦虑和一种觉察不到的渐变；这种生活安宁又平稳，生活节奏始终如一，时间的波浪把他们从摇篮送到坟墓。他们从生到死都是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同一个城市里，甚至一直住在老屋子里；至于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仅仅停留在报纸上，更不会来敲他们的房门。在他们的生活中，不定在什么地方发生战争，用今天的规模来衡量，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小仗，发生在遥远的边境上，听不到大炮声，半年之后就云消雾散，被人忘却，成为历史上干枯的一页；一成不变的生活又重新开始。可是我们这一代人过的生活，一点也不会重复，过去了的生活再也不会回来，也留不下任何痕迹。我们这一代人最大限度地经受过数不清的苦难，比过去落到一个国家和一个世纪的苦难还要多。以往，第一代人经历过革命，下一代碰上暴乱，第三代遭到战争，第四代遇到饥馑，第五代赶上国家经济崩溃。——况且，总有一些幸运的国家，幸运的几代人，他们根本没碰到这些事。而今天，我们这些六十多岁和比我们略微大一点的人，什么事情没见过？没经历过？没遭受过？凡是能想象出来的灾难我们从头到尾一一饱尝过（苦难至今尚无尽头）。我自己就是两次人类最大战争的同代人；甚至有两次不同战线上的经历，一次站在德国一边，一次站在反对德国的一边。战前我享受过最高度的最完整的自由，可是战后却尝到了数世纪以来最大的不自由。别人赞美过我，也曾责备过我，我自由过，也曾不自由过，我曾经很富有，也曾贫穷过，

《约翰启示录》^①里那几匹苍白的大马^②全都闯入我的生活，这就是：革命和饥馑、货币贬值和暴政，以及疾病和政治流亡。我亲眼目睹各种群众思潮，如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③及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和蔓延，尤其是那个不可救药的瘟疫毒害了欧洲文化的繁荣局面。我成了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人类想象不到的倒退到早已被人遗忘的野蛮时代中去，这是一种有自觉纲领的反人道主义的野蛮。在我们经历了若干世纪以后，又看到了不宣而战的战争和集中营，看到了严刑拷打和大肆掠夺，以及对不设防城市的狂轰乱炸。所有这些兽行是我们这些五十年代以前的人所未曾见过的，但愿后人不再容忍这些暴行的发生。但是，十分荒谬的事是，我在这个道德上倒退了一千年的时代里，反而看到了人类在技术和智力方面取得的意想不到的成就，一跃超过了以前几百年所取得的业绩：飞机征服了天空；在一处说话，一秒钟传遍全球，从而缩短了世界空间的距离；原子分裂，战胜了最险恶的疾病。昨天所不能做的事，如今几乎每天都可以做。在我们时代之前，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既没有露出魔鬼般的嘴脸，也没有创造出惊人的奇绩。

为我们所经历的紧张、惊奇而又富于戏剧性的生活作见证，似乎是我应尽的义务。我再说一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次大变动的见证人，而且是迫不得已的见证人。我们这一代人，用不到逃避，也不能像前辈那样置身于局外；由于同时性的新技

①《约翰启示录》属《圣经·新约全书》。

②苍白大马系指战争、瘟疫、饥饿和死亡等。

③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的全称。

术（电报、电话），使我们与时代联系的更紧密了，一刻也脱离不了。比喻说，炸弹把上海的一些房子炸毁了，在受伤者还没有抬出房屋之前，消息就传到我们的房间里了。一千海里以外大洋发生的事，很快就印成图片，我们如临其境。这种不断地彼此沟通和互相参与，再也没有安全和保险的地方了。现在无一处可逃避的地方，没有可以用钱买来的安宁。命运之手无时无刻不在抓住我们，把我们拖进没完没了的戏弄之中。

另外，一个人必须永远地服从国家的要求，作为最愚蠢政治的牺牲品，让他去适应最离奇的变化，永远与同路人的命运联在一起，尽管他满腔愤怒竭力保护自己，还是不可抗拒的把他卷进去。自始至终经历过这个时代的人，或者说，被驱赶的、被追逐的人——我们很少有喘息的机会——他们所经历的比前人多得多。就在今天，我们正处在旧的结束新的开始的转折关口。所以，我让我的生平回忆暂时在一个特定的日期结束。这样做并非没有意图，因为一九三九年九月的某一天标志着造就培养我们这些六十岁人的时代彻底结束。如果我们用自己的见证给后代留下那个分崩离析时代的真实情况，哪怕是一星半点，也算是我没有完全枉度一生。

我非常清楚，我是在一个极不利的条件下，在那个富有特征色彩的环境下写这些回忆的。在我写回忆时正值战争，客居异乡，缺乏帮我记忆的各种材料。我在旅馆房间里，我手头上没有样本、没有记录、也没有朋友的信筒。我无处可以问询，因为全世界国与国之间的邮路已经中断，或者检查制度的阻碍。我们每个人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好像数百年以前尚未发明轮船、火车、飞机和邮电一样。所以，关于我过去的一切，仅仅凭我脑中的记忆。记忆以外的其他事情眼下找不到，或者已经

散失。我们这一代人学到了一种极好的技巧：对失去的绝不缅怀。也许，文献和细节的欠缺正是我这本书的得益之处。因此，在我看来，我们的记忆力不是把一个纯粹偶然的事件记住，而把纯粹偶然的另一件事忘掉的机理，而是知道整理和具有明智剔除差错的能力。人们一生中所忘掉的一切，本来就是应该忘却的，这是人的内在本能早已决定了的。唯有我自己想要记住的事，才能为别人保存下来。所以，这里叙述的和选择的，不是我的回忆录，而是为他人所作的回忆，这些回忆至少反映了在我的生命进入冥府之前的一生！

斯蒂芬·茨威格

目 录

前言 (1)

昨天的世界

安全世界 (3)

上世纪的学校 (31)

萌发爱情 (68)

大学生活 (92)

永葆青春的城市——巴黎 (126)

我的崎岖道路 (162)

走出欧洲 (181)

欧洲的光彩和阴暗 (196)

一九一四年战争爆发的初期 (219)

为崇高的情谊而奋斗 (242)

在欧洲的心脏 (259)

回到祖国奥地利 (286)

又回到世界上	(308)
日落	(329)
希特勒的开始	(362)
和平的濒死状态	(393)

[附录]

1. 绝命书	(高中甫 译) (439)
2. 茨威格 1936 年用英文写的简历	(高中甫 译) (440)
3. 茨威格年表	(高中甫 编写) (442)
后 记	(446)

昨天的世界

——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

徐友敬 徐 红 王桂云 译